

大造實有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o 84-2

大造實有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84-2

5000 4-35

MAGNUS CREATOR

REALITER EXISTIT

3^a editio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五年

上海主教惠

重准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大造實有目錄

以萬物受造爲證

一

以萬物次序爲證

五

以無機物之秩序爲證

六

以有機物之秩序爲證

九

以人之天良爲證

十三

以萬民公意爲證

十六

以道德敗壞爲證

十九

大造實有

以受造之物爲證

吾人欲認識大造也，由所見物類，感於外而觸於內，以求大造實有之証者，謂之宇宙証據。夫世物無一能自造自生者，必有一造生萬物者，致之；故天地萬物之眾，亦不能自生存，必有一超越萬物之大造造之；彼乃自有者，卽吾人所謂天主是也。

設物體能自生者，同時應有兩方面焉：一、須尙未有此物，因將造之焉；一、應有此物也；有此物，而後能自造也。故此事乃無中生有，於理不合也。

宇宙証據多以物類不能自生而明

大造實有……以萬物受造爲證



據格物家所查明之兩事實云：有一時，地球上生物，無一種一粒能發生萌芽者，因地球熱度甚高，不克令有機物生其上也。按格致家意見，地球未成形以前，有熾熱之原質，瀰漫於太空，所謂宇宙塵是也。宇宙塵漸漸變化，迴轉後，分爲球形物質；如是而有地球。地球之質迴轉如常，光輝四射，其後漸冷，而容積亦漸收縮，而成土壤。土壤既成，有機物能生，始構造而成今日之世界焉。是說也，與聖經相符合，謂之剛德學說。

世界非自無始而來也。以剛德學說，萬物或太陽系有一終期；蓋因諸能力可變爲熱力，然是熱力不能復全變爲能力；如是，太空內積之熱力，積久爲一極大之度，是熱力更不能變狀；如此，則熱度漸相衝突，漸相消散矣；然今尙未至此地步也。設世界自無始而有，則熱度之交相

消散，已早發現矣，何待今日；從而知世界必有時而起也。

太陽爲熱度非常高之物體，其所具之能力，非常之多；吾地球上之風力，水力，植物，及石炭所蘊蓄之化解凝合力，無一非由太陽所射來之能力，此太陽實爲能力之大原也。吾人所謂大發明家者，不過能利用此能力，以成各種之工作耳。

格物家云，日體時久卽滅。蓋日既滅，則凡地球上之飛潛動植，以及人類，皆不能生活，必俱隨之而滅矣。倘日無始，今已歸於滅焉，而地球生物亦滅矣。故日與地球諸物，皆有始也，無疑。

生物未有能自由物質而生者；物體能自生者，必無之理也。昔有人欲實驗可否能自然生殖，究未得其法焉。在柏靈大學，無宗教出名之教員 Virchow 亦曰：自然生殖，爲必無之問題也矣。微菌係由萌芽而

生用顯微鏡方能窺測之。此等萌芽亦由他等微菌而生。蓋微菌之數，於空氣中不知有幾千萬兆也。法人 Pasteur 嘗將蒸流水注入瓶中，速塞一木塞，即見瓶內無微菌，無萌芽。然將木塞開拔之，空中萌芽微菌即寄入瓶中，發生活物，用顯微鏡可觀。是知生物係由萌芽發生者。以吾人能力，無論如何，不能成一細胞也。格物家雖能用儀器研究細胞之構造，化學家可實驗細胞與種粒，係由何等原質而組成，然俱不能使一物質發生一麥粒，一梨仁，一青苗，以及一切種粒也。無機之物，不能用天然力以變化而成有機之物，至於無生之物，可變化而爲有生之物，此必無之理也。然則地球生物，究由何而來耶？曰：惟一永生大造，用其最完全有能之聖言，以造眾生物之原始耳。

有云眾物有永常之運動力，非也。譬之時計內之輪，皆由一輪而及他

輪，眾輪俱因此一輪而動轉；此等運動，皆由一弦而起；弦者，乃一巧鐘匠造之也。再如一機器運動，由力機器；力機停，則全機停矣；雖至好力機，無人規正，則無用也。或謂萌芽由他行星而來；亦不能離大造焉。據剛德學說，地球熾熱時，萌芽亦不能於他處生長；因他行星熱度同也。夫萌芽，亦非由隕石而至地球者；以隕石墜時極熱，萌芽亦必死；而太空內至冷，萌芽亦不能生活焉。

以萬物次序爲証

天下之物，亦云多矣，並育不害，並行不悖，秩序肅然，合成大塊文章，仰視俯察之際，誰不奇造化之妙乎？夫以人之靈明，物之能力，俱不能使之有如是秩序也，必有超乎萬物之主，整理之而使然也。且世物種類，皆從秩序之統一，而互相連結；則此秩序合宜之理，必由一整頓者而

來；此非他，乃一至尊至靈之大造也。故著名博物學家 *Linne* 原未嘗注意有大造與否，迨研究植物學時，每參考植物之一花一草，則不得不承認此精緻複雜之工程，出於一全智全能全善永遠之大主也。古昔紀元之前，羅馬府有哲學家名 *Cicero* 者，明証有一上主，曾設一喻云：有一船，常往來於大洋海間，而從未差失道路，此必有一舵工使之然也；再如有美字畫於此，雖不悉爲何人手筆，一看可知其爲名家遺跡也。又曰 *Terminus* 詩詞集，文學之最高品也；若云此書乃一不識字之孺子，玩弄字條，不期而對成者，是不可信也。蓋此書所蘊藏妙文精義，秩然有序，決非偶然對成者。夫一書既不能偶然對成，況最奇妙，有秩序之萬物，其更非偶然有也明矣。

無機物皆有秩序

地球天體之運動，人之所知，故能測算天上之現象，如日蝕，月蝕等是。設此類無秩序定律，則何能研究？蓋太空之天體無數矣，有大而光者，有小而暗者，其佈置之奇妙，運動之秩序，彼此皆有相關之理。夫地球爲人類萬物適宜之寓所，蓋與太陽有關係也；因其光以照臨普世，由其熱以育成生物，由其引力維持地球之運動；而地球有斜度，故太陽光力達於地表，有直射斜射之差，而晝夜之長短，四時之推移，於是乎分焉。

地球繞日而行，遵循軌道，不會稍差；故此地球與凡地上生物，亦皆得日之功效，常然一致。包圍地球之空氣，限制旱地海洋，觀其混合之效果，俱有次序，有宗向也。空氣爲一極細而潔淨之透明體，若使如水厚，則吾人不得日光，卽不能生活矣；若使過稀疏，則不能呼吸矣。風爲氣

之流動，若無風則惡氣蓄積，必有瘟疫發生；風擁雲，由西而東，從海而陸，人假其力以行舟貿易，然而皆是皆誰措置之者乎？物理家云，物體運動皆依定律，有合宜之理，各物運動或墜落及聲浪之動，光之進行，無不依定律而有宗向也。化學家查出原質化合之定律，知物體結晶，皆依定律。凡物體越受熱，則其體積愈漲大；惟水受熱自零度至四度時，反收縮，水於四度以上，其體積雖隨溫度之上升而增加，然在四度以下則愈冷而體積愈增，卽水之重量於四度時爲最大。凡川河之水，在冬日皆其上面先冷，初時因對流而全體之溫度相同，至冷至四度以下，則上面之水更冷而成冰，其水底之溫度不易更降，因冰較四度之水輕，故能上浮而不下沉也；若使冰重，則全海盡冰，而海中之動植物必皆凍死，雖夏日之熱度亦不能化之矣。雖水性下流，然水爲日光所

薰曬，化氣上騰，高而爲雲；而雨之降也，如細絲焉；若其傾盆於地，則地必被冲而壞矣。且如海水不能動，亦不鹹，則水必臭，而其中生物亦必死焉。水沸化爲蒸氣，而人利用此汽力以成各等機器之用，亦益妙矣。夫水火之用，誠有反比例焉；然將水分析爲輕養二氣，而輕氣有自燃性，養氣有助燃性，更奇也矣。萬物之奇如此，顧或者曰：此種種奇妙，皆偶然之事，或係物質進化所致，或人力所爲者，其不慎思乎？故曰：惟一至靈全能之主宰，能布置井井如此。於此，可以証明大造之實有也。

有機物之奇妙秩序特示吾人以大造實有之確據

夫植物之構造也，如顏色美麗，生長蕃殖，開花結實，無不有秩序焉。動物皆有生活之機關，雖種類各異，狀態不一，然無不各循其性而宣示其宜。蓋造物主造生物，因地制宜，有適於沙漠者，有適於冰雪中者，魚

目爲水晶體，渾圓如球，易於聚光，故宜於居水；駝背運貨物，其足不利於涉泥水，而利於走沙漠；沙漠中無水，則駝腹有囊，可積水以供飲料；沙漠中無草，則駝背有峯，脂肪甚厚，餓則能以脂肪入胃，補養其力，雖數日不食，仍能任重致遠。動物之奇妙原能，更有不可思議者：如鳥應氣候以避寒，蠶之吐絲，蜂之釀蜜，是也。動植物中又有生自衛之具者：如蟲生甲，則利於衛身；生刺，則利於攻敵；是皆人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夫以此種種無靈之物，其構造之巧如此；若謂無至靈明者主宰其間可乎？且世界萬物調劑得宜，物與物有相關之理，相資爲用，其各種類又有傳生之能力，尅制之對頭，不過多亦不過少，誠極妙矣！法人 Diderot 有言：蝴蝶顏色之美麗，蒼蠅一目之四千管，斯二者明証有一大造，而斥無神派之謬理焉。據生理學之研究，五官構造亦甚複雜。

譬若眼球之裝置，如照相鏡箱，其角膜，水狀液，凸晶鏡，膠狀液，四部相合，如照相器之鏡頭，眼隔簾，卽其鏡頭中之隔簾，網膜及其他諸膜，卽其暗箱，黃斑，卽其乾片也。內耳之蝸旋管筒，有弓狀細纖維三千餘條，極其齊整，名曰可氏弓，聽神經，卽分布於此。彼視聽覺之機關，互相維繫，較實業家所發明之機器，超越千萬倍而不止。非有靈明主宰，默爲措置，焉能如此？故由此種種證之，足見吾人之上，必有至靈明之大主。吾人不能不承認有一至靈明之神，爲創造世界之大原因也。又明矣。凡研究物理之祕奧者，應承認如此奇妙之工程，悉出於天主上智所構造，而掌筭之也。夫大造至明智而全能，於古今生物亦見矣。動植物雖有數類消滅者，然觀今之所有，亦足表明萬物之富矣。故吾人所居之世界，不得謂之過好或過劣，折中而言，乃一優美適宜者也。宇宙間

形形色色，俱極奇妙；有所謂惡劣者，無用者，混亂而成災者，不足証造物之非有也。何則？以吾人明悟之小，雖不能參透諸事，乃必認之有可也；譬之機器之作用，常人不知如何也，然其必認有工人製之而無疑。況大造之措置裕如，吾人微智，何能測其奧妙？或謂萬物非完全也，如人之五官軀體不齊是矣。曰：然，此正造物主之明智也。譬如透鏡較睛珠，而透鏡則占優點矣；倘使目力之功能與顯微鏡同，則人將不敢飲水，因見水中微蟲無數，蠕蠕往來，游泳其間故耳。

夫日月有蝕，非逆萬物秩序也；彼遵行軌道，人能預算其何日有蝕，可知非雜亂無秩序。蓋今有不達之事，後人或能知之；譬如腺脾，今不知確有何益，後世格物家殆或知之，亦未敢定也。

或云大造佈置此萬物，非完善也；如自古國家人類患無數災殃疾病，

困苦艱難，及許多禍患，何其慘耶！曰：此人生世界，乃修德立功之時，如甘心承受，或改邪歸正，亦進德之好機會也。主知變惡爲善，焉得不善？然人亦具自主之權，有過惡焉，誠自取之；如怠者窮，醉者病，有固然者，又何怨哉？

以人之天良爲證

吾人各有天良，此天良訓我以理，宜遵循道德之法令，亦卽所謂倫理也。蓋有一法律，卽有一立法律者，故道德之法律，亦有立之者也；立道德法律者，誰？天主是也。可知天良發現，必證實有天主也明矣。

人之自由有限，因道德之法令範圍之也。道德範圍者，爲約束人之總則也。良心一一告之於我，銘刻於心；遇有事時，卽語我曰：此可行，此不可行。道德乃倫理之法律，而吾人之良心上，咸覺負有重大之責任。

天良能使知有善有惡，宜勉爲善事，而避惡行；善必賞，惡必罰。此天良，人心之所同，卽始開明悟時，亦曉避惡行善，行一善也，則自獎勵，作一惡也，則自警責；惡之機易陷也，未陷以前皆知猛省，能拒絕之；善機易失也，未失以前皆知力行，能爭趨之。對於家室，吾有應盡之責任；對於社會，吾有應履之義務；欲避免而不得，欲減少而不能；天良約束人毫不容恕也。蓋天良之法度至嚴，其行也極公，不徇私，不畏怯，較世之司法反覆無常者，絕不相同；無有能與之抵抗者。因其約束吾人之完全主權，皆出於自然，非出於吾人。此種種嚴厲之逼迫，非由吾人本性中自然發生，則吾與草木禽獸有何區別？夫天良不能隱諱也，故每有人思將其天良消沒之，然決不能全滅焉；雖有時似強爲消沒，不久即將復起，無形中若有迫吾以必從者，此何也？此天良從何而來也？

自有乎抑有所從乎？蓋非由吾而來，因人欲滅之不能也；亦非由教授而知，因不需勉強而來也；乃自然而知之道，自然而能行之事，如孝親，敬長，禱告，祭祀，分別善惡，卒之惡已作，雖無人見，心不自寧，善果行，雖無人知，心自快樂，是誠出於生造人性之大主無疑矣！蓋天下之人，皆有良智，良能，無論古今中外，不分文明野蠻，尊卑老幼，咸須受其約束，故無論何人不能免厥譴責，無論其外行內行，俱受天良之警責，必使之翕合主意，雖異教人，亦皆知有此天良也。

天良非由懼罰之心，愚昧之見而起，如教育或國法或邪說情慾惡歷等事，雖能以之動其天良，然此非天良之本原，譬之昔者所學所想之事，易於失，易於棄，而此天良，則永不能失，不能棄也。

由上以觀，可知此天良與道德之法令，二者應皆由大造而來，彼初造

人性時，卽銘刻於人心中也；人之遵與不遵，造物無不注意，依此一秉至公而審判焉，故明顯有一至聖至公義之上主無疑矣。Cicero 曰：眾賢實信道德法令非由人而來，亦非由民或國所立，俱信有一自永遠而來之明智法律，依此而理萬民，此法律原因非他，乃天主是也。

以萬民公意爲證

天下萬國，自古迄今，風俗習尚，文物聲教，多所不同，然各有一大造之說，敬神之禮，祈禱之文，載於書，傳於口，雖以風教之殊，各敬其神，然總其奉一上尊，報本歸原之意，無不同也。如中國經書云：天生蒸民，上帝臨汝，惟天聰明，知我者天，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惟上帝不常，天道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予畏上帝，不敢不伐等是。猶太之舊約，印度之古史，希臘羅馬等國之古書陳跡，亦皆載及；

他若意班日本及斐澳二洲蠻野之民據久居其地之傳教士云亦皆有求神敬神之禮。凡此習尚由來已久各處皆有則知其出於天性與人類同始同傳蓋天性不欺人公意不能錯而知大造之實有也明矣！各國知有神明并擇一至大至靈者而敬禮之此爲天主實有之公意無處不然。至論此大神究係誰何有何性體非細加推究不能明知故混亂者多然此誤於論主之性體非不知主之實有也。

Plutarchus 曰：世界之城或有無宮殿無學校無戲場者矣；然無祈禱之文無敬拜之神無崇祀之廟者則未之見也。

Seneca 云：信仰之理乃銘刻人心中者無論何國未有不信神者；雖慾情煽惑能使人神昏智亂不克剖白真假以致流於邪僻然如謂往古來今之人咸誤而信神乃決無能之事也。

若考宗教事跡，一世一代遞上，推而至上古太古之時，愈遠，則信仰之宗教，愈顯爲惟一之神教。延而至下世，則不然。譬如羅瑪國人，每佔據一土，卽敬此屬地之假神，因而羅瑪所敬之假神，年多一年，竟至無數矣。

夫人有信仰上主之心，非由畏自然現象而來者。譬水旱之災，風浪之險，日月之蝕等事，雖能感人敬神之心，然而非宗教原因也。反是人追究物理，粗知大略，則其信上主之心渙然矣。蓋此大神，非惟可懼，且亦至善者也。

且宗教之律，非由父母及師傅之教訓而來，亦非由國家之強迫而起，蓋大地民衆，咸知奉公守法，孝親尊長等，非國家之力所能致，必由上主之命而然也。因此可知萬民信上有主矣。

宗教非敬先賢英豪也；庶民中有敬先賢爲神者，此雖誤入迷途，而其信神之心，敬神之觀念，愈顯然矣。

據各學家之意見，各國歷史之載錄，俱指有一至靈主宰；且各國國運不常，其主屢易，然各以敢迪萬民，爲己職責；明顯其具受上主之奇妙引導矣。即以個人而論，各有上主之觀念，此非在乎無知覺之運氣，與人定之例律也。吾人自然而懷想上主，並知其其在萬物之內，人心之中，而又爲美善至極，故不能不熱誠愛戴之矣。

不信大造則道德敗壞社會之害莫大也

設人類全體，或人類大半而無宗教，道德必致敗壞，試卽以理證明之。夫道德者，人心之範圍也；道德根於宗教。若於宗教置之不問，夫復成何社會？倘謂萬有之上，無大主掌管賞罰，則以爲吾人在世，乃自生自

活，蒼蒼者不過照臨我上而已，並無一尊焉以主持之，因是之故，世界上無所謂法律；我之意思，卽我之法律也；我所欲者，我受之；我弗欲者，不能以權勢強迫之；人生若夢，爲歡幾何，吾何不及時行樂，吾又何必含辛茹苦，度此數十年有限之光陰？倘果如此，誰肯行善，束縛其心，將以安分守己，視爲徒勞，勢必吃喝嫖賭，順私縱慾，無所不爲，以爲有益於肉身也。是又成何世界哉？苟無大造，則行善無賞，作惡無罰，行見善無善報，惡無惡報，又何必行善耶？或曰：此言過矣，吾卽不信宗教，然亦可事事隨吾良心。予答之曰：人知有法律，而臨時時自思曰：此違法律否？是卽良心要之也。良心根於法律，而法律根於大造；不信上主，將何所隨其良心乎？若良心不根於法律，而隨意行止，又何有於聽良心之命耶？譬如官員出令，而無政府之委任，或不用簽押蓋印，國民必無聽

從之責；而良心不出於大造，人亦無隨良心之責矣。由此以觀，若不信大造，則良心實一空談耳；而謂良心仍能出命，而我猶有聽從之責，天下烏有是哉？夫大造無私，掌管宇宙，賞善罰惡，人所共曉；汝言既無大造，功過無別，善不得全福，惡不受永苦，而良心尙告我曰：勿圖世界榮華安逸快樂；吾將問之曰：生前死後，誰報我乎？況諺曰：人善人欺，馬善人騎；生前無報，身後無賞，世界善人豈不冤甚？又如有一勇兵，爲保護祖國，而捨生喪命；或教會修女，爲侍役瘟疾，染病而亡；彼等於世，有何相當之酬報？詎非徒死無益耶？且人世本無公道，善惡亦無稱報，若又無大造賞功罰過，則道德日敗，風俗日頹；任一己之能力，抑制私慾，此必不能之事。世有謂天地無主宰者，其言不出於本心；然以無天主之說，掩蔽其天良，自欺欺人，其惡已甚，豈正人所爲哉？無天主之說，不特

背理，且有大害。蓋無天主，則萬物無其原因，學問失其基礎；譬如物理學講性力及物例，有天主而知力與例皆天主所賦，無天主則何以釋其由來？

倫理學講品行與道德，有天主而知作善有慶，作惡有殃，無天主則畢世勤勞絕無希望，又何勸戒之可言？職是之由，滅人倫，縱慾情，反道義，敗真修，莫如無天主之說，其爲害可不大大哉？

且國民熱心宗教，以敬主愛人之心，推之治國，無不裕然；知識之開通，思想之發達，道德之提倡，風俗之變遷，皆賴宗教之感動力也。故宗教與國家，有密切之關係。夫宗教宗旨，在勸人棄邪歸正，孝親尊長，恒心行善，賴主福佑，使國家綱紀有條不紊，社會風俗秩然不亂者，宗教之力也。然無大造之說，爲不負義務及責任計，爲放任吾人之私欲偏情

計，爲惡人避免國家刑罰計，爲險詐者欺騙誠實計，爲資本家虐待工人計，此一方面果便利矣，亦思彼一方面之人果便利乎？世界大多數之人，果皆便利乎？然而彼不信有天主掌筭世界者，其流弊必至於是。由上以觀，可知倘無大造，亦無宗教；倘無宗教，則社會紛擾，國家混亂；蓋無宗教，固於社會，有莫大之害也！

24

400333

400333